

麋鹿重歸故土 35周年 探「皇家獵物」的前世今生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這是中國先人對鹿最早的謳歌。中國鹿群種類豐富，而麋鹿則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一種。不僅因為產自中國且長時間被養在皇家獵苑，麋鹿之特殊更在於牠一波三折的身世。作為原產中國的物種，麋鹿物種從科學發現到今天得以良好存續經歷了諸多坎坷，從在中國本土被外國人科學發現到漂洋過海被運往歐洲繁衍生息，再到本土滅絕後又遠涉重洋從國外重新引進，麋鹿的前世今生充滿了傳奇故事。而這在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研究院郭耕看來，麋鹿的興衰歷程與國家大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可謂「國家興，才有麋鹿興」。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現在全國麋鹿總數已逾8,000頭。



麋鹿博物館將脫落的麋鹿鹿角排列收藏在館頂。



學生參觀麋鹿博物館。

科普麋鹿知識 呼籲珍愛自然環境

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館，記者看到很多獨到用心的設計：有用麋鹿每年脫落的鹿角為裝飾的館頂（其中每隻鹿角都標有編號和日期），有鹿角吊頂，還有極具文化內涵的百鹿圖淺浮雕。博物館內的展覽不僅生動詳細介紹了鹿的演化過程，還通過圖表、視頻等方式，講述了麋鹿「失而復得」的歷程。

記者在博物館看到，為了詳細展示麋鹿消化系統的強大，博物館別出心裁地將狼、豬、麋鹿三種動物的腸道長度用繩子做了對比演示，配合圖片，科普效果更為生動形象。

據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科普部部長宋苑介紹，博物館開館至今平均每年接待參觀者超40萬人次。她說：「我們有多位專門的講解員為參觀者服務，在講解同時還會跟孩子們互動，此外，麋鹿苑每年還會舉辦各種科普講座、培訓、展覽，除專門針對學齡兒童的科普課程外，我們還設有自然大講堂、小小講解員培訓、麋鹿守護者系列活動、夜宿麋鹿苑、綠色夢想—科普劇展演、觀鳥小課堂、到保護區去看麋鹿、麋鹿大團圓、麋鹿大篷車等，我們希望藉助麋鹿，讓更多人了解珍惜環境、珍愛自然的重要性。」



麋鹿文創產品



麋鹿公仔

設計文創產品 打造「麋鹿IP」

麋鹿印章、麋鹿髮卡、麋鹿絲巾、麋鹿圍扇、麋鹿木質拼插模型……在一系列或萌或雅的麋鹿文創產品前，觀者不由自主停下腳步。

據了解，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與眾多文創公司攜手，以中國傳統麋鹿文化作為內容創新的源泉，結合當代文化語境，通過IP構建找到傳承與創新的平衡，研究設計了多款麋鹿主題文創產品。其中有以「春夏秋冬四季順，福祿壽喜好運來」為主題的麋鹿四季文創產品，還圍繞展覽形成了明信片、生肖系列書籤、印章等產品。據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科普部部長宋苑介紹，在開展科普活動中，已形成麋鹿探秘工具包、麋鹿角髮卡、麋鹿志願者馬夾、麋鹿文化衫、麋鹿生態帽等一系列紀念品等，目前這些文創產品均已用於科普教育宣傳，部分標識還註冊了商標，有產品還申請了外觀設計專利。

宋苑說，通過對麋鹿自身形象元素符號的提取以及麋鹿特色文化的挖掘，我們塑造了「悠悠」、「路鳴」、「四不像」等麋鹿卡通形象，並通過卡通形象衍生了大玩偶、毛絨玩具、團扇、馬克杯、手提袋、麋鹿表情包、科教活動形象標識等專屬產品。疫情期間，麋鹿卡通形象還助力疫情防控宣傳，通過麋鹿卡通形象設計製作了「小麋鹿教你get疫情防控知識」海報、「小麋鹿文明遊園宣傳冊」，同時印有麋鹿科學特徵和麋鹿四季變化特徵的「四不像」、「麋鹿四季門票」也已對遊客免費發放。

麋鹿，古稱麋，俗稱「四不像」，是隸屬偶蹄目、鹿科、麋鹿屬的大型哺乳動物，是中國特有的鹿科動物，因為其臉似馬、角似鹿、蹄似牛、尾似驢，俗稱「四不像」。雖然今年是麋鹿被科學發現的第155周年，但在此之前麋鹿早已被中國先民所發現、認識。作為從事麋鹿保護20多年的專家，郭耕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在燦爛的中華文明中，麋鹿身影隨處可見：周朝滅紂，姜子牙的坐騎是麋鹿；楚大夫屈原有「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之辭；周朝的青銅器，漢代的瓦當……各朝各代有關麋的記載、描述不絕於書，全唐詩中可以找到關於麋鹿的詩句近百；清乾隆皇帝更有「麋鹿解脫」之文刻於麋角，甚至中國道教的道觀中還能見到麋鹿之像。

天災戰火 麋鹿本土滅絕

但一直生於斯長於斯的中國麋鹿被科學發現卻在1865年，清同治四年。郭耕介紹說，彼時法國神甫阿芒戴維在北京南部考察動植物，來到清兵把守的皇家獵苑——「南苑」外，戴維隔牆發現了這種他之前從未見過的鹿，角似鹿非鹿，蹄似牛非牛，臉似馬非馬，尾似驢非驢，勾起了這位博物學家的強烈好奇慾望。

於是，戴維四方打聽買通皇家獵苑的官員，於1866年初以20兩銀錢的代價，得到了兩套完整的麋鹿頭骨角標本，並於當年運到法國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經過巴黎自然博物館動物學家米勒愛德華鑑定，這一動物標本是分類學上的新屬、新種，戴維這一發現被載入世界動物學史冊，他也由此而獲得與麋鹿同名的殊榮，因此麋鹿的英文名為「戴維神甫鹿（Pere David Deer）」。

後亦是戴維的引薦下，中國麋鹿被引進到歐洲多地。郭耕介紹說，在明清時中國野生麋鹿種群已消失。1894年，北京永定河水氾濫沖垮皇家獵苑圍牆，當時獵苑圍養的百餘頭麋鹿被沖散，其中有不少被難民獵食。到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皇家獵苑僅剩的麋鹿亦被侵略者搶劫一空，至此麋鹿在中國本土滅絕。而巧合的是，中國麋鹿和大熊貓的科學發現者戴維亦同年在巴黎過世。

失而復得 再無絕種之虞

引進到歐洲的麋鹿種群則有幸躲過戰火災難，在英國烏邦寺莊園得以繁衍壯大。郭耕說，烏邦寺莊園的麋鹿在一戰時期有88頭，二戰時期達255頭。為保護麋鹿，二戰時烏邦寺莊園的主人又將麋鹿疏散到世界上很多地方，使麋鹿免於滅絕厄運。

1979年，中國動物學家譚邦傑等人呼籲將流落海外的麋鹿引回中國。郭耕回憶說，1985年，第十四世貝福特公爵與中國政府簽訂協議，送22頭麋鹿乘坐專機從英國飛抵北京，流落他鄉近一個世紀的麋鹿種群終於踏上故土。此後中國又在江蘇大豐和湖北石首分別建立了麋鹿自然保護區，「35年過去，重歸故里的麋鹿野化成功，發展迅速，現在全國麋鹿總數已逾8,000頭，再無絕種之虞。」郭耕不由感嘆，國家衰，麋鹿衰，當年晚清政府衰落國門洞開，麋鹿失散，如今國家強大，麋鹿回歸壯大，「麋鹿的興衰榮枯與祖國的命運緊密相連。」



郭耕與麋鹿合影。



麋鹿科學發現紀念碑



北京南海子麋鹿苑麋鹿



麋鹿曾參與競爭2008北京奧運會和2022北京冬奧會吉祥物

參選奧運吉祥物 雖未當選榮猶在

奧運吉祥物大多為奧運舉辦地的特產動物，或是可代表當地文化特色的人物形象。麋鹿作為極具中國文史底蘊和傳奇色彩的文化動物，就曾參與競爭2008北京奧運會和2022北京冬奧會吉祥物，雖然兩度入圍都未能入選，但是在其設計者——北京印刷學院藝術學院院長張曉東看來，麋鹿能夠兩次入圍奧運會吉祥物的競爭，就已經非常榮幸，「參與本身就是對麋鹿文化和價值的一種肯定。」

在中華傳統文化中，鹿一直是具善美的代表，並備受歷代文人墨客推崇，從先秦到漢唐

明清，中國鹿文化可謂源遠流長。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主任白加德說，鹿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在甲骨文時期，鹿鹿骨骸就已成為最早的文字載體之一。「鹿」與「福祿壽喜」中的「祿」字同音，被認為承載着祥瑞仁美的美好寓意，因此，鹿也一直是長壽、吉祥、平安、幸福的象徵。有很多學者認為，麋鹿就是神獸麒麟的原型。就本身所承載的中華文化價值而言，麋鹿在競爭奧運吉祥物時也很有說服力。

張曉東說，麋鹿作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跑

得快、游得快，善於爬冰臥雪，是名副其實的「運動健將」，與冬奧會冰雪文化主題不謀而合。在設計過程中，張曉東把鹿角作為一個重要標誌進行了重點斟酌。他說，鹿鹿角都是向後長，幼年鹿鹿的角在側面呈「Y」狀，年長鹿鹿的角可以倒立站穩。鹿鹿角前後分叉，前面分叉會再分叉，後面分叉較小，這與其他鹿類差異很大。鹿鹿吉祥物最後以活潑、可愛的神態出現，讓世界看到一個有活力、有朝氣、發展的中國，憨態可掬的微笑造型也表現出了含蓄的東方精神特質。

守鹿人：投餵麋鹿我們是認真的

「還記得小時候我餵你麼？現在長大了越來越不聽話囉。」任義軍親呢地撫摸着小麋鹿，喃喃自語。1972年出生的任義軍是江蘇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技術管理處負責人，1998年來到保護區後，他一直堅守在麋鹿種群管理一線，至今已22年。任義軍負責麋鹿補飼、網格化管理、種群調控、疫源疫病防控、仔鹿馴化等工作，常年呵護着麋鹿種群繁衍壯大。

既要讓麋鹿吃飽，也要讓牠們吃好，科學補飼是任義軍的首要工作。多年來，任義軍和同事探索出一套分區域、季節性補飼的方法，合理調配麋鹿種群四季的食物需要。

任義軍說，剛到保護區時，麋鹿種群只有400多

頭，如今種群總數已經增加到5,600多頭，這是自己最高興的事。

隨着麋鹿種群數量的增多，保護區引入網格化管理，將麋鹿活動的區域分塊，成為單元網格，專人分區定期巡邏管理，任義軍和同事們成了保護區裏的「麋鹿網格員」。

任義軍與同事每月開展3次野外巡邏，風雨無阻，每月巡邏里程達800公里，基本覆蓋了大豐境內及周邊的麋鹿活動區域。任義軍說：「通過網格化、大數據等手段，我們能更準確地了解麋鹿的活動規律和外部環境對牠們的影響，為麋鹿種群的精细化管理提供科學依據。」

近年來，隨着生態環境的改善和動物保護力度



任義軍(中)測量鹿角，比對分析麋鹿的生長情況。

的加大，江蘇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麋鹿的繁衍生息獲得了優越的外部條件，目前保護區麋鹿種群總數達5,681頭，其中野生種群1,820頭。

文、圖：新華社



任義軍在江蘇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中華麋鹿園內與人工馴養的麋鹿互動。